

## 第十四章 結論 CONCLUSION

1996年8月初開始打寫本書，預定同年9月30日準備截稿，期間卻連續發生中台禪寺、宋七力、妙天印心會、清海無上師等等以及後來的太極門、「錢想我」奇門遁甲、南寧玄卡、藥惠孝道講堂及大慧恒述顛覆傳統宗教等事件，便作了更多的檢討，即時接受同修意見及參考最新的書籍資料修正，歷經年餘，幾乎是天天修改，相信本書內容您會很滿意。

常見佛經曰：「種正因，方能得正果」，又見：「有相布施是為福德，不如法布施功德」，又見：「菩薩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梵音]Anuttara samyak sambodhi citta 無上真平等、正智，即成佛，佛性，佛相，空性，空相，最上乘菩（提）薩心），才能圓滿成就般若波羅蜜多（[梵音]Prajna Paramitta，般若：正智，正見，正覺；波羅蜜（多）：到（佛道的）彼岸；正行，正道，佛道）」，由此可見，應先修正智，正見，正覺，方能得正道、佛道。

鑑於世界其他宗教，如基督教與天主教，都有數百人集中研究發行其古經典，統一去蕪存菁與詮釋之舉，而唯獨佛教一如往昔千百年來各家爭鳴，各自獨立自古梵文翻譯為古漢文，文言文，或自數十種古漢文或外文版本，翻譯為白話文，但仍無法脫離以梵音音譯，甚且有同一名詞或字句，在不同版本或不同經典，各有數十種不同梵音音譯或意譯，或仍以古漢文註解古文。

且各家詮釋內容與方法至為歧異，各說各話，自以為是，甚且斷章取義，嚴重扭曲佛法，而令初發心向佛者看得眼花撩亂，莫衷一是，甚且數千年來始終以不明其義的梵音誦讀修習，以致莫名其妙地修行部份錯譯的佛法，而莫名其妙地終其一生，如此豈只冤枉而已？

如時至高度文明，智識爆炸的今日，文化交流迅速，資訊發達，若有仍以梵音音譯的阿彌陀佛之「阿」字，應念為「Y」或「ㄛ」，而以華文辭海做為論爭的依據，豈不令有識者啼笑皆非。

而近十數年來，由於台灣經濟大成長，各地盛行大興土木，大量營建寺院堂廟，但在弘法方面，到處可見堆積如山的大量徵助印，其中不乏錯誤百出，令人不解其義的古文版本與疏解，容易以訛傳訛，除鉅額浪費有限資源，大量任意丟棄之外，更屬誤導莊嚴佛法，如此豈能弘揚佛法，如此豈是我佛慈悲所樂見。

是故，今爲使莊嚴佛法正確綿延萬世，廣被世界，普度眾生，願請同心十方長老德，以我佛大慈大悲之心，破除門戶之見，共襄盛舉，登高呼籲，精誠合作，集中數十百位佛法精闢德高學劭之士，重新慎重研究討論，統一以現代華文與世界各種語文，邏輯推理，科學與歷史考證，求真求實之精神，與簡明確切之文字學，翻譯注釋發行各種重要佛學經典，豈不善哉。

偏向理智的心，很容易造成對立，不免陷入枯寂，希望讀者仍然保持原有的慈悲和愛，則會超越各種二元的對立，才會發現真正的泉源。四十年前有了電視，二十多年前有了影印機，十多年前有了傳真機。如今網際網路已破除了國界，近二十年我人吸收人類七千年知識的總和，很多以前的不知與誤會，都將朗然，人類的視野也延擴至宇宙，人類的遠景忽然放大，正是檢討古老宗教真義的時刻。

我等自知才疏學淺，能力有限，今試以淺顯英文與白話文翻譯「心經」一篇，以爲拋磚引玉，以盡棉薄，其中謬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諸方長老德來函匡正，是所至禱。願蒙十方大菩薩發正心正願，提供參與弘法之正智正見（理），以利眾生修行（事）正道，達到事理無礙、理事圓融。

永嘉大師云：「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卻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不過，（理）知後仍叫人放不下，最重要的是要實際去體驗內證，同修們看完本研究後，應該即時「守心」起修，不必再等待了。

## **[PROBLEMS IN QUESTION （問題待解）]：**

1. 梵文、天竺國與佛教發源地，爲何稱爲梵文、天竺國，原因何在？其語文與國名原文爲何，確切位於古今何地，有謂印度，阿富汗，尼泊爾，青康藏羅布泊，錫蘭，而梵文也者，有謂古印度文、巴利語、蒙文、藏文、回文，若然，則依其各國語文之特性，係以由左至右，或由右至左書寫，名詞、形容詞、副詞、動詞之排列順序與字義爲何，讀音之特性如何，又有謂梵文與巴利語不同，梵文爲古印度國語文，佛教發源地可能爲古印度南方或北方巴利地方，有何正史與文物資料依據？

各國佛教之發展與年代過程如何，又，有謂巴利語有語無文，爲古印度地方語，但目前佛學辭典爲何都以梵文註釋爲主，又，依傳說釋迦牟尼佛開解佛法與圓寂之年代，至中外各地文字筆墨紙創造發明年代與華譯年代計算，相距數百年，可見中

外佛經全賴數百年來歷經無數人之口述與轉述輾轉流傳，難免發生錯漏增刪之憾。

故其確切完整之內容，原本就眾說紛紜，無法詳見全貌，只能概觀其精髓，更何況又經多種不同語文之一再可能錯誤的轉述、傳述、轉譯、傳譯與註釋，及各時代文明之進展程度，與各國及轉述者轉譯者註釋者各人文化背景、語文、學識、認知與徹悟之差異，也難免發生用字譴詞之紛歧，而佛經中之巴利語或梵文，既已失傳數百年甚至數千年，又係如何考證得來等等，都尙有待考。

2.音譯字詞方面，以本文前述「關鍵字」中之梵音音譯字為例，可見各經典之間，同一字詞之古今數十種版本之漢文音譯，及漢文音譯與梵文原字正確語音之差異，何止相差十萬八千里，而其不同音譯之數量，少則數種，多則十數種不同音譯，不啻令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也令初發心者望而卻步，或迷失於浩瀚佛海中而滅頂。

在意譯字詞方面，以「色即空，空即色」為例，外文都譯為形狀，物體，有形事物，為何唯獨漢譯古文，譯為「色（rupa）」，而詮釋時，卻又牽強附會，註解為「色」即「形」，「住」為「執著」，唐玄奘將「相」譯為「想」，「識，蘊，蔭，陰」為「意或覺」，若梵文「rupa」一字，應為華文「形相」，而梵文「sunya」，應為華文「空」，則為何不（可）修訂，為何不（可）確定其為古文之錯譯，而改譯為「形即空，空即形」或「有形即無形，無形即有形」，或「視即不見，見即不視」。

而硬順古，以訛傳訛數千年，將華文之「色」，硬遷就古文錯譯數千年而註解為有「形」意，如此諸多問題點，除顯然在於錯譯、漏譯、增譯、音譯與誤解之外，為何中外歷代弘法者迄未嘗修訂，尤以明知其為音譯字詞，又為何不直接了當改為意譯，卻再發行所謂的佛學辭典，如此豈非多此一舉。於當時時空文化交流不易，當然我們無意怪罪於古德，但時至今日，應該重新考量，編纂更佳的辭典出來。

即使要音譯，也應力求各經典前後文統一一致，更應依原語文之正確發音，力求正確，但歷代不思此圖，原因何在，也有待考。如今應如何統一修訂發行佛學經典，實有待諸方長老德發正心正願，修正智正行，以利弘正道正法，如此才是最殊勝功德。

3.雖然今少有人能知古梵文，且依文字筆墨紙之創造發明年代，各國之天災人禍戰亂不斷，古今中外更有多次焚書害佛禁教、滅教，及運輸工具與人力傳輸能力之薄弱，竟能流傳如此數量龐大之現行數十數百種中外文與石拓經典版本，不下數千萬字之來源與方式，也的確是很有趣的考證課題。

4.現代盛行以數十種版本之外文，如英文，日文，梵文，西藏文，蒙古文，泰國文，緬甸文，寮國文，錫蘭文，尼泊爾文，阿富汗文，及中國歷代古文言文與石拓等等，做爲各種經典之考證研究依據，可發現不論音譯或意譯字詞，同一語文或不同語文之間，同一經典前後文，或與其他經典間之內容與用字互相歧異，謬誤之處，何止千萬里，歧異之多，何止一經典數百點。

又對同一古文與外文之真義詮釋，更是百家爭鳴，爲何中外譯文，中國古今譯文與註釋，差異如此懸殊，而有致其文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之嘆，故何者爲真，爲何爲真，及其來源等等，都尙有待考。

5.以現代科學理論與觀點而言，目前流傳各經典文中所言，有莊嚴燦爛不朽佛理，但也有光怪陸離匪疑所思字詞，是後人轉述者或譯著者或註釋者因某種目的或原因，尤其外道徒衆一再加油添醋，愚弄眾生，或其他原因，若然，則誠屬假藉佛名，行掛羊頭賣狗肉之實，則應如何處置，以利眾生修行正道，弘揚正法？

6.爲求弘揚正法，爲求不再大量浪費資源，且應如何以正法弘法，以利以有限資源與生命，激發人類文明的正面成長，是最迫切的一大課題。

7.經目前考古專家證明，埃及古文明、馬雅文化、阿芝特克文化、巴比倫文化，其歷史均超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遠在一萬多年前的古文明，對其間的後來影響更是有值得探討的地方。（還有存記在某些人記憶中的穆大陸、亞特蘭提斯大陸等上一次消失的文明也正在發現中。）

以目前國人只對英、日、德語系國家交流較多外，與印度文明比較相近時期的希臘及波斯（古伊朗）的地理、文化、宗教顯然有極大的隔閡與不知。亞歐大陸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在近代以前，塞種人、匈奴人、哥特人、突厥人、蒙古人即馳騁於這塊大陸，對文化的影響，更有瞭解的必要。

眾神的國度來自埃及，古埃及文明流佈中東，影響後來希臘哲學。因此希臘文化又影響了《大乘 Mahayana 佛教經典》、《舊約聖經 Old testament》、《新約聖經 New testament》。

8.上帝、神、佛與外星人、UFO 是否有關係？古文明爲何消失了？正是這幾年最熱門的話題。世界各宗教對話的結果，宗教信仰無非是在尋找「內在」的心腦深處，那麼脫去宗教的外衣後，生命將不再是宗教神秘，而是可用科學理解的東西，那麼宗教相同的地方在那裡？

馬雅人曾留下預言：「1987年～2012年將發生腦內記憶革命，人類能夠與宇宙記憶共鳴，而且將會是具備特殊才能知性與感情的新人類。」

9.文化思想綿延久長，只要該民族沒被滅亡，一定能承續下來，或改革或融入。相信佛陀思想一定融存在現今印度文化之中，它變質了嗎？或超越而形成了佛教的孿生子，或多了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真的須要去了解它。或許現今信仰者佔世界人口14%的印度教 **Hindism** 是融合了具有希臘哲學的大乘佛教、埃及的密法的色彩，結入婆羅門的教趣所攪拌，是人與神一同治理、生活的宗教。

10.近東、中東地區是世界各大文明交融七千年以上的地區，自古以來相互間影響的過程，造成各宗教引用很多相同的古老故事來教育信眾，可知其詳。那麼是誰影響了誰？也很有研究了解的必要。

就以信仰者佔現今世界人口18%的伊斯蘭教 **Islam** 《古蘭經》說：「阿拉並不虧負了誰，是自己虧負了自己，在末日來到的那一天。」相信全經中必定充滿了「度識成智」、「自行啓智」的生活教示，但有多少回教徒了解？

11.中國道家、仙家的修持方式及成果，與佛家異同處在那裡？必花去中國人生命中不少歲月的實修經驗，不應該就此埋沒，尤其代有人出，不可忽視。

12.現代醫學上的催眠，發掘人腦中累世的記憶，對宗教教義上的衝擊，不可說不大，很值得重視。

### ◎參考文獻重點節錄

筆者念書時的導師是楊顯祥·白衣教授，雖然在離開學校後很久，才知道他精通佛學。也聽說他就把大藏經當成教科書，敢坐在馬桶上讀大藏經。多年前讀了他的著作：《佛菩薩的戶籍》、《印度佛教史略》，《史實西遊記》等書後，才知道他默默耕耘的努力不可忽視。另外本書引用最多的是巴宙博士的《巴宙文存》，兩位學者關心般若事業，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推崇的。

從《神的歷史 A History of God》一書看出，阿姆斯壯 **karen Armstrong** 女士把三大「一神教」介紹得那麼清楚，卻看不到現代佛教有類似的大作，深感遺憾！但其中有許多睿智真語，是各當時的信徒們修行的心路歷程，很值得節錄下來，以饗未讀者，並作為本書不足處的填充資料及相互印證之根據。

「一神教」指的是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以上帝是唯一一神之崇拜的宗教。

「每一代人必須創造適合他們自己的神意象」，現代的我們應參考神的歷史，創造一個充滿生機的新信仰。——陸達誠

爲什麼尼采宣稱「神死了」之後，神照樣以鮮活的姿態存在著。人可以解放心靈，但是無法漠視心靈的需求。……不是神就是神的化身。——傅佩榮

作者指出東方宗教，如佛教，對內在之重視；而異教徒的宗教寬容遠勝一神教信仰。接受神應超越男女性別區分的看法。——沈清松

當一個佛教徒敬禮佛像，其本意應在於以佛之光明，映照我內心本有佛性之光明，而不在於敬禮一超越的神。——沈清松

地獄似乎比神更有力而真實，因爲我憑想像捕捉到它的影像。

我在孩童時期毫無疑問接受的教義，確實是長期人爲建構而成。科學似已揚棄神是造物者的說法，而研究聖經的神學家也已證明，耶穌從未自稱是神聖的神之子。

在南海群島（the South Sea Islands）他們稱此一神祕的力量爲瑪那（mana）；也有人把它看成是幽靈或靈魂；有時它被認爲是一種非人的力量，類似某種形式的放射線或電波；阿拉伯人感覺到大地上佈滿了鬼神。

人與神之間沒有鴻溝。自然世界、人類與眾神都分享同樣的本質，而且是從同樣神聖的物質中衍生出來的。異教徒視域是全體的。眾神並未與人類分開來，獨立存在另一個本體的世界中；換言之，神性與人性基本上並無不同。

當神性與自然和人的本性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時，它不需大張旗鼓的儀式，便可以被人經驗到。

佛教徒常常引用和一神教相同的意象，來描述代表終極真實的涅槃。（但非由內證，對涅槃不可知，而有此看法。）

人是整個宇宙的縮影，同時包含最基本的物質和理智的神性在內。藉由淨化自己的智性，而使自己不朽和神聖，乃是人類的責任。

整套「大毀滅 The Great Dying」乃是由潛藏的焦慮與恐懼所生的恨意造成的。

經過好幾世紀的演變，耶和華已成為可以幫助人們開發慈悲，以及尊重他人的一個觀念。

參加宗教活動的人，覺得既有的儀式提供他們與傳統的連繫，而且使他們有一種安全感。

由於所有宗教的目標都是朝向那不可言喻而超越尋常概念和範疇的真實，因此言語不僅局限且令人困惑。

西方的基督教後來都變成一個多言的宗教，而且把重點放在宣道上，這乃是它對神的經驗的主要問題之一。然而在希臘正統教會中，所有好的神學必然是沉默或暗示的（*apophatic*）。並相信所有神學都應涵蓋靜默、矛盾語與限制等質素，以襯托神不可言傳的玄妙層面。

穆罕默德讓他的信徒每天在儀式禮拜中跪拜兩次，這個外在的姿勢可以讓穆思林開發他們內在的態度，並重新調整他們生活的方向。

在伊斯蘭教中撒旦的角色比在基督教中容易應付，《可蘭經》告訴我們，他在最後審判日後被寬恕，而且阿拉伯人常用撒以旦（*Shaitan* 撒旦）暗指純屬人類的誘惑者，或是自然的誘惑。

光是《可蘭經》中眾多的聖名之一。光不是神本身，而是指他在某個特定的啓示（燈）中所授予的明覺；而它則在個人（壁龕）的心中閃耀。光不能被視為屬於某個人獨有，而是每個人都具備的。光是代表超越時空的神聖真實最好的一個象徵。

假如我們自稱了解他，他不可能是神，而是人類的心理投射罷了。神超越人類的善惡概念，不能降格遷就我們的標準與期待。

亞伯拉罕便是以系統化沉思自然世界的方式，來發現永恆的創造者。

今日我們的科學觀也使許多人無法接受古典的有神論。抱持傳統神學不放，不僅只是勇氣不足，也會喪失道德的完整性。

人可以淨化自己理性力量的方式參與神性，並回歸到那原初的「唯一」。

神可以被看成是人性的完成，人類潛能的充分發揮。

「神在我頭中，在我的理解中。」我們可以在自身內找到。

想像力因此是造成人類科學技術藝術及宗教等重大成就的主要因素。

與神結合並不需要等到來世。……相信它可以透過知識在此生就獲得實現。

神需要人類，如果沒有他們的祈禱和善良行爲，他就不是很完整。

誠如佛陀所說，大覺悟之後的人應該「回到市街去」，學習培養對眾生的慈悲。平和、沉靜與關愛的仁慈是所有真正宗教洞見的標幟。

主要宗教都是文明的產物。

清教徒強調地獄與詛咒加上過度的自我檢討，使得許多人得到臨床上的憂鬱症；自殺現象很普遍。

但是一旦個人決定奉獻於神，虔誠的人可感受到自己被轉化，神成爲「虔誠、誠實、謙虛、感恩、充滿善意的真正朋友。」

撒旦具有歐洲新人類的許多特質，他反對權威、投身於未知中，而且自他經歷地獄、混亂到新生地的勇敢旅程後，便成爲第一個探險家。

教會多少年來以許多窒礙不通的教義，加重了信徒的負擔。

信仰的禮儀和象徵只是用來幫助那些無法以科學、理性來思考的大眾。

「心的宗教」的信仰者，覺得他們是把千百年來累積的雜質抖去，而回歸到「平實」、「純正」、屬於基督的基督教。「信仰不在思想也不在頭腦，而是在心中，在心裡燃亮的光中。」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道內在之光，一旦它被發現、培養，不論階級或地位，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世上得到救恩。

因爲神使所有的事物變得良善，「罪」只存在於人的想像中。

中世紀的神學家和神祕家也許會宣教慈愛的神，但是教堂門上的恐怖最後審判，所描述的卻是一個詛咒故事的折磨。

一個猶太教徒可以在生活最細微的行動中——在吃飯、喝水或與妻子做愛時——經驗到神，因爲神的火花無所不在。



神祕家們應獨自靜坐，暫停法典的研究，「想像聖靈的光就在他們的頭上，好像它就在他們四周流動，而他們就坐在光中一樣。」

當人們開始以他們的意象，把太陽、風和水造成位格化的神時，腐敗墮落之因便已種下。最後他們把所有這些神合成一個巨大的神，這無非只是心理的投射和一團矛盾而已。

神不僅不必要，而且絕對有害。根本沒有神的存在。但「假如神不存在，那麼便百無禁忌。」？

人類無法忍受空虛與荒蕪；他們會創造新的意義焦點，藉以填補此一真空。基本教義派的偶像不是替代神的好選擇；假如我們要為二十一世紀創造一個充滿生機的新信仰，我們也許應該沉思神的歷史，以汲取教訓與警惕。

《神的歷史》是一本很有深度的書，每一段、每一句都夠我們思惟許久。以上節錄難免遺珠，希望有心的佛教徒們能仔細的去參考它，作為最佳的借鏡。正當現代的歐美青年學者認清了，基督教顯然亦是以「政教合一」的「愚民政策」幾千年來操控人類的一切，教士們帶著傳教使命的衝動，想完全征服世界，都想要為他們的上帝重塑這個世界，是最大的遺憾。

其他各教似乎也被有心人如是利用而不知，不過人類已有了覺醒，明白建立在西方主要宗教基礎上的整個歷史，乃是集虛構故事之大成，已放棄那些繁瑣的儀式，向內心去追尋。而且各宗教的尋心過程亦有了交集。

大乘佛教之於原始佛教，正如同天主教之於斯多葛主義與原始基督教。佛陀當時也像馬丁路德一樣，以為戲劇性的宗教儀式，可以被訓誡和道德取代。但後來卻被具有豐富神話、奇蹟、典禮的大乘取代。

達爾文主義也許摧毀了傳統信仰中「神人同形」的神祇，但它不但沒有讓我們謙虛地覺悟到原生生物及其他生命形式（植物、真菌、細菌及其他動物）的存在，反而使我們貪心的僭取上帝先前的地位，開始取代神，成為第二個發號施令者。

雖然人類已經走到自以為是神的地步了，還好每個宗教信仰都有了承認「神」在人內裡的論述。伊斯蘭教說：「真主安拉的光在人裡面。」基督教貴格會說：「上帝在人裡面。」聖經上說：「上帝創造亞當，並將祂的靈吹入他裡面。」並相信：「上帝的國在人心裡，天國在內心裡。」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節：「神的國度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像保羅見證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穌在我裡面活著。」要相信宇宙間共生 symbiosis 演化的群體性，才不致讓人狂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印度《薄伽梵歌》說：「神是居於人內裡的真實。」耆那教說：「人人都可成為耆那一大靈魂。」馬丁路德曾說：「相信上帝也在不信基督教的人身上發生大能。」Sider 是源自拉丁語「星球」，Con 是「一起」的意思，深入思考 Consider 就是「與星球一宇宙同在」。善於思惟的人就不會感到寂寞，因為他永遠與佛、上帝同在。

本世紀初印度宗教領袖 VIVEKANANDA 說：「至高的真理是神存在於每個人的身上。人們就是上帝的無數化身。揚棄這些軟弱的神秘意識，堅強起來吧！再有五十年，讓所有其他的神靈從我們的心頭消失吧！」艾克哈特大師說：「我看上帝的眼睛，就是上帝看我的眼睛。」

又，《吠陀經》說：「真理只有一個，哲人用許多不同的名稱來描述它。」美國作家佈斯丁 Boorstin 說：「神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催眠師，我們用它來填補失落的空虛。」但畢竟證悟並見到佛性，才是最終的期望。人類覺性的努力，竟然都是那麼的辛苦，但是否有了代價？往後如何繼續修行？是最值得深思的。

不過從本書所引用的古資料看來，佛教覺性的教授經驗，的確比較究竟，可惜宏揚或深入實證的人似乎漸漸少了，大部分是意識形態的滿足而已。如果有兼具古今知識者，能從禪定中去去挖掘人腦的祕密，或許就可發現最豐富的寶藏處。達摩 Ta-mo 祖師攜來未受大希臘文化混同，真實義的《楞伽經 The Lankavatara sutra》四卷並宣稱：「東來只是要找一位不受人惑的人。」那人就是讀者您了。（雖然在如來藏思想和唯識說綜合後，才出現了《楞伽經》但我們相信法的尊貴如是。）

《大日經》要我們「如實知自心」。又，日本弘法大師說：「願我以此幻化身業，願我頌此幻化真言，願我化此幻化有情，願我證此幻化菩提。」願共勉之。